

浙东天台仙山媒介意义下神圣空间形态的生成

The Formation of Sacred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at Tiantai Fairy Mountain in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杨 潇
YANG Xiao

(浙江科技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杭州 310023)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23)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04-0092-10
DOI: 10.12193/j.laing.2025.04.0092.01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5-01-03
修回日期: 2025-02-21

摘 要

浙东天台山自古作为与蓬莱相媲美的仙山存在, 引发的宗教实践造就了其神圣的空间文化形象, 使其成为历史上玄圣、仙人向往居游之所。面对其仙山圣境衰退的现状, 通过天台仙山联通“人境至仙境”媒介意义下空间研究视野的建立, 以孙绰《游天台山赋》为线索, 发现天台山经历了从早期仙山想象到神仙洞府开拓, 再到构建出自人界通达神仙洞府的山水序列, 即神圣地理化演进历程。至宋元, 天台山寺馆的构建形成沿“赤城、瀑布—桐柏—琼台双阙”“赤城—佛陇—石梁—华顶”“猷溪—灵墟—华顶”等核心神圣山水序列分布, “多线”并进的空间形态, 指引着不同方位进入天台游山寻仙的“路径”。旨在通过天台山神圣空间形态历史成因的回溯挖掘, 为其仙山圣境的修复、规划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天台山; 仙境; 媒介; 孙绰; 神圣地理; 空间形态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Tiantai Mountain in eastern Zhejia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 fairy mountain comparable to Penglai.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it has inspired have shaped its sacred spatial cultural image, making it a place where sages and immortals have longed to live and visit throughout history.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decline of its fairy mountains and sacred realm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research in the media sense of “human real to fairyland” connecting to Tiantai Mountain, using Sun Chuo's *Prose of Touring Tiantai Mountain* as a reference,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Tiantai Mountain has undergone a sacred geographical evolution. This evolution has transitioned from early imaginings of immortal mountai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vern of Heaven, ultimately leading to constructing a landscape sequence that connects the human world to the Cavern of Heaven. Under this profound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iantai Mountain Temple Hall has been distributed along core sacred geographical sequences such as “Chicheng, Waterfall - Tongbai - Qiongtai Double Que”, “Chicheng - Folang - Shiliang - Huading” and “Youxi - Lingxu - Huading”. The spatial form of “multi-line” has developed concurrently, guiding diverse “paths” to enter Tiantai Mountain.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storatio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acred landscape of Tiantai Mountain by retrospectivel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its sacred spatial form.

Keywords

Tiantai Mountain; fairyland; medium; Sun Chuo; sacred geography; spatial form

“天台山者, 盖山岳之神秀者也, 涉海则有方丈、蓬莱, 登陆则有四明、天台。”^[1]浙东天台山, 自古作为与蓬莱相媲美的仙山存在, 东晋葛洪将其列为炼丹名山, 成为司马承

祜《天地宫府图》中以玉京、金庭为代表的洞天福地所在, 孙绰《游天台山赋》^[1]将其作为“山岳之神秀者也”昭示天下, 高僧智顗受天台神仙洞府想象吸引, 率僧团创建十二道场,

杨 潇
1988年生/女/江苏徐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遗产保护、建筑设计与理论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诗境视角下浙东唐诗之路天台山水保护及活化研究”成果(编号: 2024B024)

开创天台宗。隋唐，以李白为代表的文人由剡溪入天台，“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2]的诗句表达出对天台山的心驰神往，这些造就了其儒、释、道三教共生的空间文化形象，在中国地域传统文化中极为罕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仙山圣境已经不复往日，且目前天台山的空间规划是将其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区规划，依据《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分区规划（修编）（2012-2025）》^[3]，对以国清、华顶为代表的15个景区进行分区规划，随着近年天台山申遗的推进，亟需通过对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回溯，形成天台山神圣空间形态的专题研究。

国内外已有的天台山神圣空间研究，除了早期从风景名胜区角度出发展开的演进历史、布局与节点研究^[4-5]，近年形成一批与其宗教背景相结合的天台山寺庙园林造园意匠^[6]、天台山洞天福地^[7]等研究，但对于天台山神圣空间形态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有待进一步挖掘。由此关注天台山宗教史、和合文化、山水文学活动等专题研究^[8-15]，均提及其在历史上作为著名的仙山存在，引发的具有通达仙界作用的想象是触发后世宗教实践和游天台山活动兴起的关键。并特别关注学者魏斌近年的天台山寺馆起源研究^[12]，考证了天台山神圣地理空间的开拓、寺馆的选址构建与其仙山媒介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天台山神圣空间形态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开创性视野。本研究通过天台仙山联通“人界至仙界”媒介^①意义下空间研究视野的建立，展开天台仙山神圣地理化演进历程的梳理，提炼具有指引通达仙界作用的山水空间格局，由此观照寺馆选址分布的演进规律和呈现的神圣空

间形态，为天台山视野下风景名胜价值的再认识与修复规划提供理论支撑。

1 天台仙山媒介意义下的神圣地理化

天台山位于今浙江省中东部天台县城北，在浙东山水的关系格局当中，处于北接钱塘、四明，南接雁荡，西连括苍，东延伸至舟山，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位置。广义上的天台山脉“主脉由大盘山东峰发脉，向东北蜿蜒，经新昌、宁海、奉化三个县界折转至鄞县东南部到穿山半岛，入海后形成舟山群岛”^[16]，主峰华顶峰海拔1 138 m。而狭义的天台山旧志或以为专指始丰溪以北诸山^[17]，或以为天台县城内，自神迹石、延袤国清、赤城、桐柏，至于华顶，实一邑诸山之总称^[18]，是本次天台山研究的主要范围。

1.1 蓬莱仙境信仰下天台媒介意义的萌发

天台山所处的地理区位，正如孙绰所写：“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途，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埋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1]远离“人境”临近海上，难以抵达，旧时典籍记载很少的地点，造就了其与“五岳”不同的神秘、幽僻气质的同时，自古受蓬莱仙境信仰影响较深，伴随着汉晋时期神仙学说和海上交通在会稽、琅琊地带传播发展，特别是永嘉之乱后进一步推动了神仙道士向江南的迁徙，海上三神山从“青徐之东海”迁徙到了“会稽之东海”^[12]，使得天台山与海上仙岛的关联不断加强，而与“蓬莱”并称。因此，天台山得到关注是作为仙山存在，自古流传道教谱系重要神仙如王乔、彭宗、三茅真君、

魏华存等“长游天台，往还天台诸山”，以致形成“神仙之乡”的认知^[7]，萌发出入山修炼，飞升成仙，联通人界与仙界的媒介意义。

1.2 天台道教仙山地位的确立

孙绰赞美天台作为陆域之蓬莱后，描绘出“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1]炼丹修仙活动盛行的景象，这与两汉魏晋以来山中炼丹修仙的宗教实践息息相关。汉末葛玄登台岳而开拓“仙山”，侄孙葛洪继之，相传天台赤城山（玉京洞）是其修炼、炼丹之所，而山中炼丹修仙的宗教实践带动了道教成仙体系的构建。葛洪首先提出与居住在天上仙境的天仙相比不同的“地仙说”，地仙虽超脱但不离世，进而将地仙的人间居所与远离尘世的名山联系起来，开发出具有强烈“登山成仙”功用的“地上仙山”体系，即地上仙山的选择和构建。永嘉之乱后葛洪将目光投到了会稽，“江东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晋安；长山太白，在东阳；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并在会稽”。这些“名山”之所以能够确立为炼丹之山，一方面由于金丹制作过程也是神祇祭祀过程，为避免道外人旁观，需要选择“绝迹幽僻之地”，更重要的在于“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19]。由此，远离人境临近海上，自古作为陆域蓬莱，流传仙道事迹的天台山成为了重要的“地上仙山”之一。

1.3 天台仙山神仙洞府的开拓

对天台壮丽的仙山形象描写铺垫后，孙绰表明此次游天台山的目的是“睹灵验而遂

① 天台山水“媒介”意义的提出，受巫鸿《天人之际：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第三章“天人之际：山水之为媒介”的启示，其在文中对于“媒介”的概念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作用到天台山，自古作为仙山具有联通人境与仙境的介质意义，是用以承载修仙思想、沟通天地的工具，开拓形成的山水空间具有媒介特性，充分体现出其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中介属性，因此本文通过“媒介”一词强调表达。



图1 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局部)
Fig. 1 Liu Chen and Ruan Zhao Entering the Tiantai Mountain

图2 天台山图
Fig. 2 Tiantai Mountain

徂，忽乎吾之将至，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1] 寻求“丹丘”“福庭”，以得道成仙。丹丘，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昼夜常明。福庭，幸福的地方，指佛、神居住之所，体现了天台神仙洞府的早期想象和开拓。作为“地仙之山”存在的天台山带动了道教洞窟石室修炼宗教实践，山中石室开始从原本炼丹修道的场所与“遇仙”这一宗教叙事相结合，使得洞窟石室不再只是功能性的修炼场所，逐渐演化为联通彼岸仙境的通道，发展出“洞天”概念，不仅在宗教实

践形式上继承了“丹山”，而且对其中关键的“入山成仙”元素进行扩展^[1]。东晋高僧支遁写的《咏怀诗》之一，就体现了前往天台山修行，得道成仙的愿望下，对于“寥寥石室”作为参禅静休地点的强调：“尚想天台峻，仿佛岩阶仰。冷风洒兰林，管漱奏清响。霄崖育灵藹，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苔茸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代士，外身解世网。”^[20]

由此，逐渐发展出与句容茅山(句曲)中的“金陵”并称的浙东天台(桐柏)之“金

庭”这一神仙洞府的想象。南朝陶弘景《真诰》记载：“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其山八重，周回八百余里。四面，视之如一。在会稽东海际，一头亚在海中。金庭有不死之乡，在桐柏之中。方圆四十里，上有黄云覆之。”伴随天台作为洞天仙境形象一同出现的是两汉形成的“刘阮天台遇仙”仙窟、桃源故事的流行。通过刘晨、阮肇天台山中误入仙乡文本中“怀乡”至“返乡”，再“忽复去”，人境与仙境“二重”时空联通往返求索情节的分析，直观呈现出天台仙山连通人境与仙境的媒介属性依托“洞天”思想达到空间化的发展(图1)，最终形成以桐柏山金庭山洞为中心的天台山洞天福地集群，在空间形态上进一步落实天台山“入山成仙”的媒介属性。

2 天台仙山媒介意义的山水化

天台仙山地位的确立和对神仙洞府的想象推动孙绰进入天台山的步伐，大段的游山内容呈现出其通过游山水抵达、开启神仙洞府创见性的体悟(表1)。在孙绰的提示下，已有学者从历史学的层面，就赤城山、瀑布山作为南门标识，石桥作为通达神仙洞府入口，桐柏、华顶作为核心的神圣语义进行论证，得出由赤城，经瀑布山，到石桥，进入神仙洞府，即孙绰所说的“寻不死之福庭”主要路线^[12]。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实地考察，揭示和提炼出赋中构建的指引通达仙界的神圣山水序列并非纯然虚构，其所呈现的格局作为空间介质，具有维系指引通达天台仙界地理原型的意义，被后人反复描绘探寻^①(图2)。

① 孙绰是否真正到访过天台山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基于赋中“然图像之兴，岂虚也哉！”的感叹，部分学者判断该赋的书写是借助天台山绘画或地图神游而作，描写的是想象中的天台情景，但部分学者进一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个人经历的考证，论证出孙绰无论隐居东山还是永嘉太守时，都曾长时间居留会稽，推断其很可能实地到访过天台山或者听说过天台山的实际地理信息。由此，本文结合天台山志书和现场考察，可以综合推论孙绰《游天台山赋》的书写中对于天台山水的描述受神仙洞府想象的吸引，虽具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也并非纯然的虚构，而是将仙山想象与山水实践初步结合，开创出具有连接人界至洞天作用的山水序列，推动天台仙山“人境至仙境”媒介意义的进一步落地，引发后世亲临天台山进行神圣空间开拓构建的热潮。

表1 孙绰《游天台山赋》提及的天台山风景名胜
Tab. 1 Tiantai Mountain scenic spots mentioned in Sun Chuo's *Tour of Tiantai Mountain*

阶段 Stage	地点 Location	原文(片段) Original text (fragment)
游山	赤城山、瀑布山(南门)	赤城霞起而建标, 瀑布飞流以界道
	栖霞	济栖霞而直进, 落五界而迅征
	石桥(入口)	跨穹窿之悬磴, 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 搏壁立之翠屏
	桐柏(核心)	藉萋萋之纤草, 荫落落之长松
	灵溪	过灵溪而一濯, 疏烦不想于心胸
	琼台双阙(仙都)	陟降信宿, 迄于仙都。双阙云竦以夹路, 琼台中天而悬居; 朱阁玲珑于林间, 玉堂阴映于高隅。彤云斐玉以翼楹, 皎日炯晃于绮疏



图3 赤城山、瀑布山现状及分析^[25]
Fig. 3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cheng Mountain and Waterfall Mountain

2.1 地境门户——赤城山、瀑布山

“赤城霞起而建标, 瀑布飞流以界道”, 孙绰在赋的开端就点明赤城山、瀑布山作为天台山分割人、仙二界的标识存在。赤城山在天台县北3 km, 位于从西南面进入天台山的门户地带, 结合古代进入天台山的路

径, 水路是主要方式, 自西南入天台山“张子返游吴之棹, 泛入越之船, 归子晋吹笙之室馆, 寻谢公着屐之川……行人指之曰: 此赤城也。洞名玉京仙风凛凛。”^[21]当时的人们经始丰溪(大溪)及其支流三茅溪(清溪), 至天台山。在沿着水陆逆流而上进入

天台的过程中, 首先捕捉到的就是赤城山, 山高338.8 m。孔灵符《会稽记》:“赤城山土色皆赤, 岩岫连沓, 状似云霞。”^[22]其作为沉积岩剥蚀残余的一座孤山, 是天台山中唯一的丹霞地貌。在霞光的照射下正如一段短的城墙, “赤”本身就是神圣的颜色, “天台山前黄鹤飞, 仙人城阙赤霞围”^[23]开启仙境异域世界的想象。瀑布位于天台山西南峰, 设有福圣观。《志要》云:“福圣之瀑布, 源出桐柏山金洞二井之泉, 悬流数百尺, 落于万仞之崖。冬夏不竭, 远而望之, 莹如白练悬挂, 隐映于苍岸崔嵬之间, 卒然一视, 恍若天河之倾斜也。”^[18]通过记录的文字和现今对于大瀑布的修复, 仍能直观感受到巨型山水标识远距离的超凡体验。由此, “赤城、瀑布”有了天台山南门标识的语义, 起到人界与仙界划分的同时召唤人们进入的作用(图3)。

2.2 洞府入口——石桥

进而“跨穹窿之悬磴, 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 搏壁立之翠屏。”悬磴, 石桥也, 也称石梁, 萧梁慧皎的《高僧传》中首次提及昙猷“度石桥”, 经天险考验, 进入圣寺遇见五百罗汉的经历, 继而在其影响下历代僧人更是以横度石梁舍生忘死、志诚专一作为检验自身修行的标准(图4)。石桥是经瀑布冲刷天然生成, 地质学称为天生桥, 横亘在两山峭壁上, 石梁全长6 m, 梁下有洞23 m, 两飞瀑从亭左来, 至桥则伏出其下, 雷轰河蹴, 百丈不止, 两岸之间伴随着倾泻而下的瀑布引发的声响、水汽、光影触发“重重翠峰耸云端, 玉殿金楼飘渺间”^[24]超日常的景象(图5)。古人“自梁上行, 下瞰深潭, 毛骨俱悚”, 生发横渡石桥天险, 经受考验, 脱离尘世的虚静之心, 开启抵达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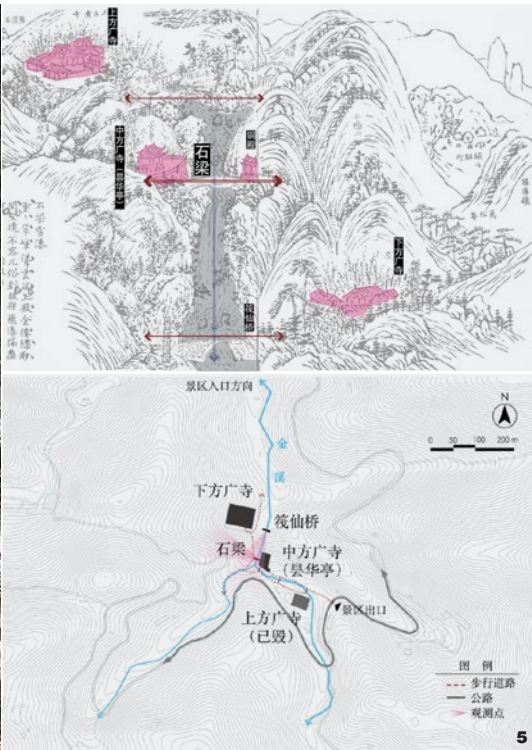


图4 五百罗汉之天台石桥图
Fig. 4 Five Hundred Arhats and Stone Bridge

图5 石梁飞瀑现状及分析^[26]
Fig. 5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Shiliang Waterfall

圣境的神圣性，因此，相较于赤城山、瀑布山作为进入天台山地境南门的标识，“石桥既是沟通圣境的度梁，亦是隔断凡尘的屏障”^[14]，是进入天台山中神圣之处的入口。

2.3 神仙洞府——桐柏金庭

后经“苏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为徐灵府《天台山记》所述，转自天台观北路上桐柏观6 km，皆悬崖登道，盘折而上，皆长松夹路，至于桐柏洞门。道书称：“九峰之内皆桐柏。”这9座山峰以桐柏宫和金庭湖为中心，环拱一周，即道教第二十七小洞天——金庭所在，周灵王太子晋治之，是早期天台山神仙洞府现象的核心^[12]。虽古时桐柏宫已经被今日桐柏水库淹没，结合《天台山方外志要》对于桐柏宫山水构造的记述：

“由清溪迤北而入，岭路九折，至洞门，一望佳境豁然。道观屹处其中……按山有九峰，环绕于高处开洋，迥殊下界……女梭溪横襟观前，下为三井瀑布。剑、印二山，正守水口，后枕圆阜，如新月然，信称仙境。”^[25-26]通过记录结合现场考察，自桐柏岭脚村的桐柏古道起始点登临而上，登顶至桐柏岭头村，抵达今桐柏水库，水库周边山脉连绵环抱，水面平缓，新建的桐柏宫位于水库以北，置身宫观望向湖面，水天相连。如果说石梁带来的是横向时空跨越的体验，登临至桐柏，带来的则是层叠向上，超越人间另一重天地的仙境体验（图6）。

2.4 玉室璇台——琼台双阙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1]，赋在此处开

始有一明显的转折，由游走山林之间的动态进程达到直观刹那间“琼台仙都”风景的显现，通过孙绰对于仙都景象的描述：“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阁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彤云斐玉以翼楹，皎日炯晃于绮疏。”自桐柏观西北行七里，乃至琼台，琼台双阙是在断层作用下形成的断崖，加上流水和风化作用，形成奇观，其地势形貌被形容如骆驼，其中的“驼峰”为题字岩，岗西端为“驼首”金炉峰，峰顶呈方形，约有30 m²，即被称作琼台，“驼峰”与“驼首”之间有一条两边凌空羊肠小道相连^[17]。与琼台相望的是两座方正陡峭的山峰，颇像古代皇宫前面两侧的宫楼，此即“双阙”，其中右阙稍高，其上奇岩层迭，形如花蕊展开^[17]（图7）。自下登临琼台，需由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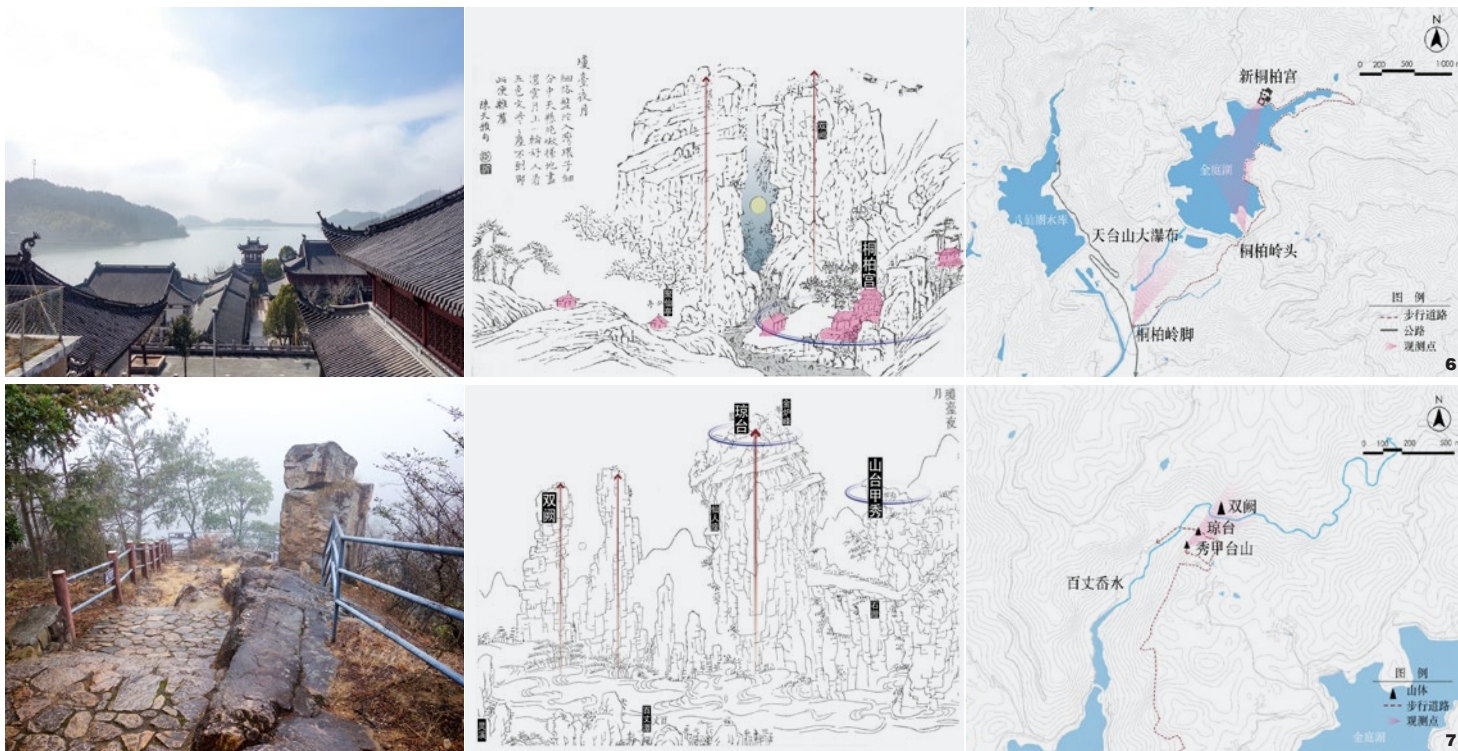


图6 桐柏金庭现状及分析^[26]
Fig. 6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Tongbai Jinting

图7 琼台双阙现状及分析^[26]
Fig. 7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Qiongtai Shuangque

丈坑底取道水车岭，现有通天岭游步道，其极耸高，悬挑的竖向岩壁，往上看，接近天地的尺度，在日月光辉的映射下，“卿云五彩相蔽亏，琪树精光互明灭”^[17]恍入仙境梦乡，生发至高处金台玉楼，流精之阙，琼华之室神仙治所的景象。顾恺之启蒙记就曾注曰：天台山列双阙于青霄中，上有琼楼、瑶林、醴泉，仙物具备的神仙治所^[1]，延续了桐柏山金庭洞天垂直向上，与天地相连的山水意象，引发抵达世外仙都的时空体验。

基于孙绰游经地点指引下的历史与现场考察，《游天台山赋》构建形成的具有媒介作用的“人境—赤城、瀑布山（门户）—石桥（入口）—桐柏（洞天）—琼台双阙（仙境）”突破重重时空的神圣山水空间序列意象虽具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并非虚构（图8），体现出

伴随这一时期的山水实践，以孙绰为代表的士人，获得借助天台的山貌地势，达到指引通达方外之地，开启仙界的体悟，由此，将仙山想象与山水实践初步结合，开创出具有连接人界至洞天作用的山水序列，推动了天台山“人境至仙境”媒介意义进一步的神圣地理化。由此被反复探寻、书写，至隋唐，以徐灵府为代表，在追寻孙绰《游天台山赋》记述的基础上，结合其在天台山隐居超20年的经历对天台山现实路况的考察、梳理，书写的《天台山记》呈现出自“赤城、瀑布山—桐柏山—琼台双阙”和“赤城—石梁—华顶”的神圣地理序列，成为后世进入仙界、寻求人生“乐土”的核心“路径”（图9）。

综上，天台山山的媒介意义经历了从早期炼丹修行的地点到神仙洞府的开拓，再到

自入境引至洞天的山水序列的构建不断落实的发展进程，从点到线，“打通”了人境与仙境连接的通道，构建形成人类与仙境沟通渠道的神圣山水序列。

3 天台山空间形态的构建

天台山神圣地理的开拓深刻影响山中寺馆的分布构建，由此形成的空间形态稳固维系天台山山的媒介作用。研究以《天台山全志》^[27]《天台山方外志》^[28]《清·康熙天台县志》^[19]古籍为基础，结合《天台山道教史》^[8]《天台山佛教史》^[9]等专著对于天台山寺馆的记录，分阶段对创建的寺馆信息进行整理，通过空间可视化分析，揭示自六朝至宋元天台山宗教实践的发展期间，在神圣山水序列的影响下寺院道馆的演进规律和呈现的空间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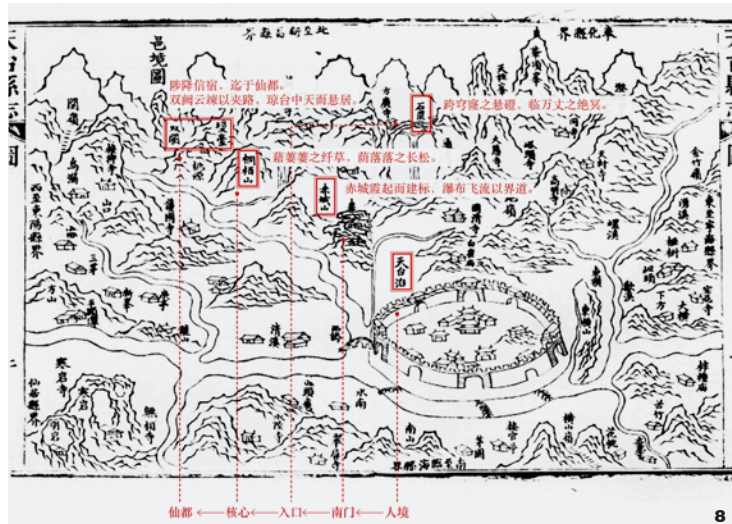


图8 孙绰《游天台山赋》“人境—仙境”空间序列示意^[8]
Fig. 8 The spatial sequence of "human environment - fairyland" in Sun Chuo's *Tour of Tiantai Moun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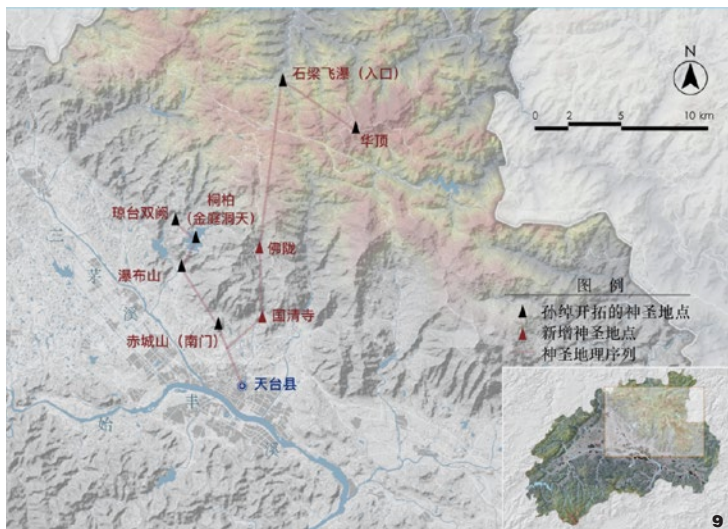


图9 徐灵府《天台山记》“人境—仙境”空间序列示意
Fig. 9 The spatial sequence of "human environment - fairyland" in Xu Lingfu's *Record of Tiantai Mountain*

3.1 以桐柏为核心的放射状多线序列格局

通过天台山道馆历时性演变规律的梳理，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为葛玄修建的道馆，但目前确证可考的道馆是始于六朝，以瀑布山太平馆、金庭馆和天台山馆为代表，其中天台山馆的位置据徐灵府《天台山记》记载在唐代桐柏观附近，即位于洞天核心，金庭馆建于“山外”洞天北门附近，瀑布山太平馆位于天台山南门入口标识之一瀑布山上^[12]，初期呈现出临近洞天核心、山门（北门、南门）分布的格局（图10-a）。

隋唐五代是天台山道教的发展兴盛时期，伴随司马承祜为首的天台桐柏仙派（上清派流脉）的兴起，在帝王的大力支持下，桐柏山宫观林立，高道辈出^[8]。唐景云二年，唐睿宗敕建桐柏观，供司马承祜居住，至五代后梁开平年间升为桐柏宫，桐柏观所处回环九峰，平原旷衍，道书称金庭洞天，而宫当其心。与此同时构建了福圣观（号天台）、妙乐院、法轮院、元明宫、翠屏院、昭庆

院、洞天宫（玉霄宫）、法莲院等众多道馆。其中福圣观位于桐柏山西南瀑布岩，“北接王真君坛（妙乐院），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抛翠屏岩”^[29]，由此，以福圣观为标志，与翠屏院、妙乐院等道馆构成引导自天台山南门进入洞天核心的道馆组团。至洞天核心后，高道并没有停止对天台山神圣空间的开拓，呈现出向西和向北神圣地点开拓的趋势，自桐柏观西行七里，乃琼台双阙，桐柏观西为昭庆院（旧名佛窟），“前枕翠屏岩，北连桐柏大山”。法莲院，在琼台西20 km，以层峦叠出，状似莲花，故号“连峰道院”^[8]。“自桐柏观北上一峰可五里，有方瀛山居（元明宫），是天台第二重，自方瀛上七里有玉霄山居（洞天宫），平地顷余，四山回合，又邃若洞天也。即天台第三重”^[29]，体现出隋唐五代时期，桐柏观的构稳固洞天神圣核心的同时，加强了沿天台山南门进入洞口路线道馆的建设，并在“洞天”辐射下继续开拓山中神圣地点，呈现出以点连线，层层递进的发

展趋势（图10-b）。

宋元是天台山最享盛名的立宗时期。北宋时期桐柏宫重修，并更名为桐柏崇道观，同时期新修琼台观、玉京观、九天仆射祠、仁靖纯素二宫等。其中，仁靖纯素二宫在桐柏观左右，玉京观在赤城玉京洞，九天仆射祠于福圣观侧，琼台观在“秀甲台山”的题字岩之北。在巩固桐柏洞天核心地位的同时，通过道馆的建设不断加强天台山南门至洞天入口，洞天至山中神圣地点的联通（图10-c）。

自六朝至宋元道馆的构建，不仅“呈现出以桐柏宫为信仰核心，洞天或福地在空间上进行呼应，四周道观分散式布置于山岳之中”^[7]的组织形态，而且形成以福圣观、妙乐院等道馆组团为南门至洞口标识，桐柏观为核心坐标，琼台观、元明宫、洞天宫等为辐射延伸的道馆序列体系，这承载着自人境至神仙洞府的指引作用，呈现出以桐柏宫为核心放射状多线递进的序列形态。结合唐代徐灵府《天台山记》、明代张存《游桐柏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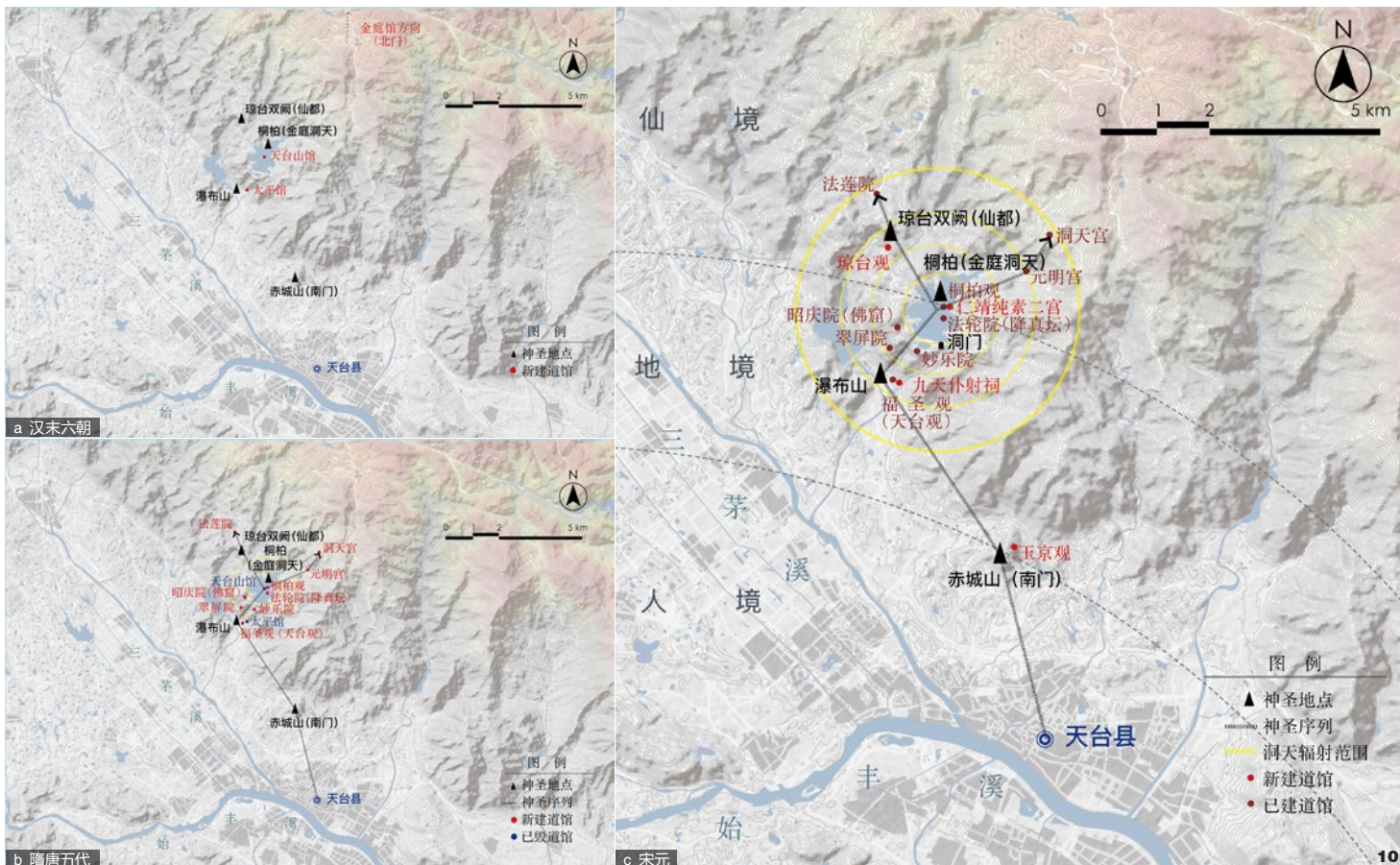


图10 天台山道馆分布示意
Fig. 10 Distribution of taoist temples in Tiantai Mountain

记》^[30]等游记的记述，形成往北“福圣观—桐柏宫—元明宫—洞天宫”，往西“福圣观—桐柏宫—琼台观”的游山序列，稳固指引后世经桐柏求仙问道的路径。

3.2 以华顶为目的地“多线”并进的序列格局

天台山道教神圣地理的开拓对佛教产生深刻影响，受神仙洞府信仰的吸引，六朝时期较早进入天台山修行的僧人有竺昙猷、支昙兰、慧明、法顺、定光等，于赤城、石梁、瀑布山、万年寺、佛陇等地修行建寺，呈现出临近天台山西门（石城山）和南门（赤城山）分布特征的同时，结合《高僧传》

中猷度石桥的经历，石桥作为通达神仙洞府的重要入口，在当时天台山佛教实践中得到特别关注，深刻影响后续寺院的选址建设（图11-a）。

陈建太七年（575年）9月，智者大师追随前人的步伐，率智越、法喜等27人入始丰县天台山，据记载智页在天台山建12座道场，讲经说法。其首先选择始丰县城东北约10 km处的佛陇南峰为集中修行之地，选址于此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相较赤城比较偏僻，便于静修，同时有通往石梁至华顶的道路，在此地建立修禅寺（大慈寺）、与真觉寺、太平寺和临近幽溪之上的高明寺等形成组团，

成为进入石桥的过渡地带。后智页又独自行至华顶高峰，学佛“头陀”行，经受群魔干扰考验，最终得见神僧为其说法，获得成功，将华顶开拓为天台山佛教修行神圣空间的核心^[12]。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建国清寺，“五峰耸峙，双涧环流，为四绝之一”，历史上记载其宿于石桥，遇见定光对他山山下有皇太子基，可造寺院，并预言：“寺若成，国则清”，于是智页在《临终遗晋王书》中提到计划在五峰山麓建寺之事^[31]。选址紧依山脚的边缘地点，其布局借助地势，“形成一入山门、层层入山的景观特点”^[11]是接引赤城（南门）进一步深入山中的关键节点。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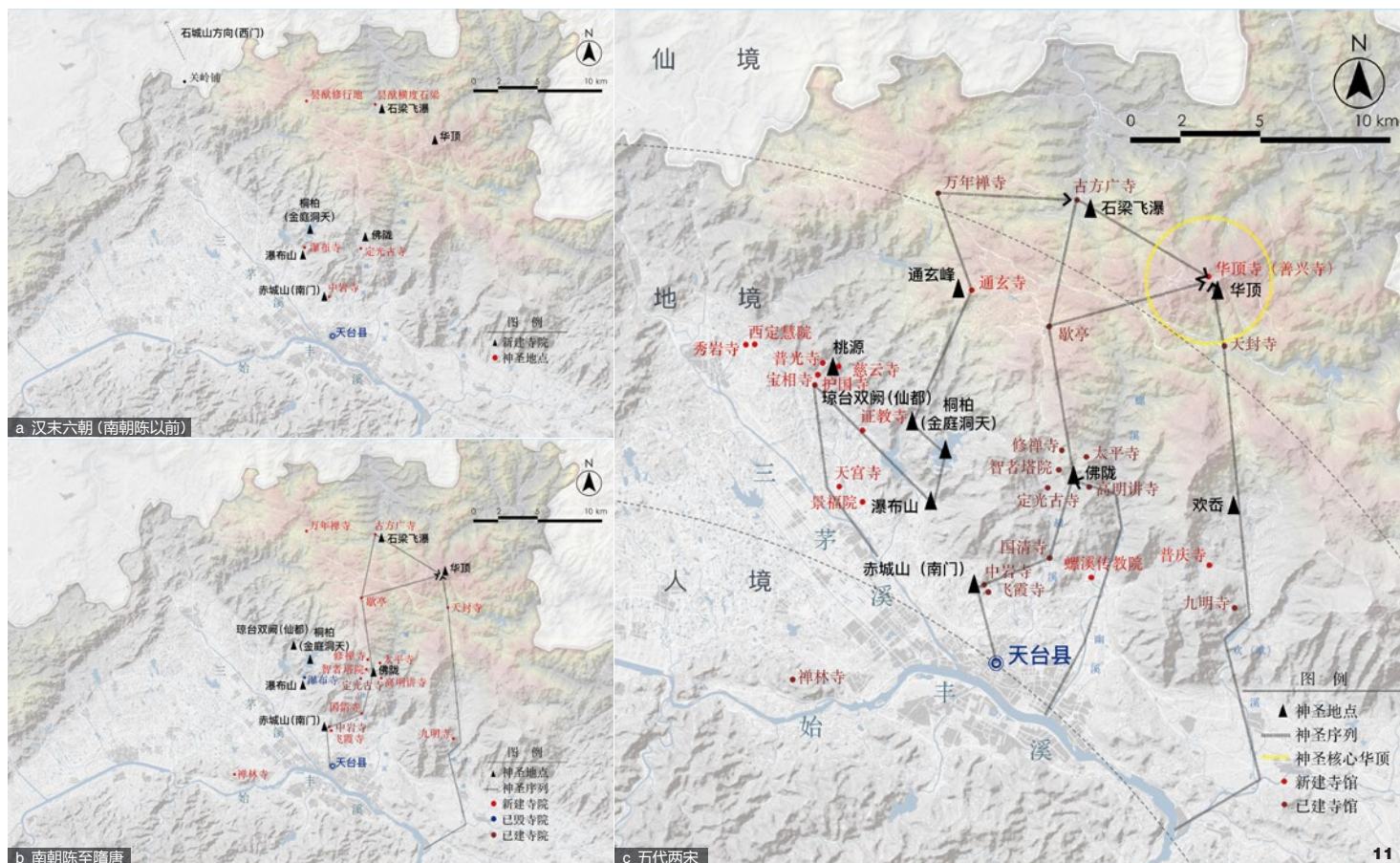


图11 天台山寺院分布示意
Fig. 11 Distribution of temples in Tiantai Mountain

时伴随智者的行迹，自幽溪、猷溪（欢溪）登上天台华顶的神圣地点也得到进一步开拓，创建了天封寺（灵虚道场）。古人“济猷溪而直进”登华顶者，必于寺憩息焉^[31]。这一阶段以智页为代表，结合其在天台山创建的十二道场选址的考证，寺馆的构建形成沿“赤城—国清—佛陇—石梁—华顶”“猷溪—灵墟—华顶”为主线的分布格局，引导自天台山南及东南面抵达华顶“入山求仙”的路线（图11-b）。

五代两宋时期是天台山佛教的全盛时期，其中弘扬天台宗影响较大的是螺溪羲寂及其弟子，其在螺溪宣传天台宗教义，建螺

溪传教院（东定慧院）成为天台宗中兴的基地^[9]，使得螺溪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在此阶段禅宗在天台山的发展也极兴盛，其中的典型代表德绍及其弟子在天台宗弘扬法眼禅法，其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入天台山，追寻智者大师的遗迹，吸取天台宗的教理和修持方法，振兴法眼宗，在天台山先后建立了13座寺院，在华顶建善兴寺（华顶寺）稳固其神圣核心地位的同时，开拓新的神圣地点通玄峰，把通玄峰比喻作禅心的“妙高峰”，一经见道开悟，身心内外，皆成净土^[9]。德绍继通玄峰后选择建寺的第二处地点桃源洞天，有4个道场建在此处，分别为护国寺、慈云

寺、普光寺、宝相寺，与桐柏金庭洞天道馆在“洞门”集中分布的格局相似，以桃源为核心，围绕其不同方向，两里之内的寺院选址^[32]，达到进入仙界门户的指引作用，其他寺院如秀岩寺、证教寺、天宫寺等多沿天台山西南侧三茅溪至桃源洞天、金庭洞天的过渡地带，为自西南进入桐柏、石梁的路径提供了指引（图11-c）。

自六朝至两宋，寺院的选址建设从早期的集中分布于山门入口，到智者大师对自天台山东南山脚一带的赤城、幽溪、猷溪为启始至华顶沿线开拓道场，再到德绍对于天台山西南山脚一带，桃源至桐柏、通玄峰的选

址, 最终呈现出“多线”并进的寺院分布格局。结合明代王士性《游天台山记》中三至华顶记录, 分别从三条线路抵达, 第一条就是自国清入, 经国清寺—禅林寺(大慈寺)—方广寺—华顶寺, 第二条是自桐柏入, 过清溪—护国寺(桃源洞天)—桐柏宫—万年寺—方广寺—华顶寺, 第三条是从猷溪入, 济猷溪—欢岙—天封寺—华顶寺, 直观体现出寺院的构建指引后人游天台山、登至华顶、寻访求仙的意义。

4 结论与讨论

4.1 天台仙山“人境至仙境”媒介意义及山水化实践下神圣空间形态的生成

本文通过天台仙山媒介意义下空间研究视野的建立, 结合东晋南渡南方山林开拓的历史语境, 发现其神圣空间的形成经历了从早期远距离仙山想象到神仙洞府的创建, 再到孙绰《游天台山赋》为标志性开端, 构建连接人境至洞天山水序列的发展进程, 并深刻影响道馆寺院的选址, 至宋元整体呈现出沿“赤城、瀑布—桐柏—琼台双阙”“赤城—佛陇—石梁—华顶”“猷溪—灵墟—华顶”等核心神圣地理序列分布的特征, 最终形成指引着不同方位进入天台游山寻仙“路径”的神圣空间形态。其背后体现出魏晋以来天台仙山的媒介意义伴随着深入山中的宗教、隐逸活动的展开不断落地的发展规律, 因此, 其神圣空间形态生成是仙山想象和山水实践互相作用的结果。

4.2 天台仙山神圣空间形态成因挖掘下对其未来保护规划的启示

(1) 在天台山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推进上, 通过天台山风景名胜神圣作用的发掘, 为其文化价值地位的再认识和保护修复提供

参考;(2) 在天台山入山游线的规划上, 除了满足便捷性, 需要结合现存古道, 对具有通达仙界意义的游山步行路径进行梳理和修复规划;(3) 在天台山宗教建筑的修复建设上, 建立天台仙山视域下宗教建筑群保护修复体系, 恢复构建宗教建筑组团, 重兴天台仙山圣境, 再现和合圣景。

综上, 本文通过天台仙山“人境至仙境”媒介意义山水化实践进程及由此呈现的神圣空间形态的挖掘, 为其仙山圣境的修复、规划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 致力于揭示并保护中国名山空间形态中所蕴含的神圣精神意义。

注: 图1源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2源自日本滋贺延历寺藏; 图3中分析图改绘自参考文献[25]; 图5-7中分析图改绘自参考文献[26]; 图4源自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8改绘自参考文献[18];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

参考文献

- [1] 孙绰. 游天台山赋, 文选(二)[M]. 萧统, 编, 李善,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2] 李白. 琼台[M]. 潘瑛, 纂. 天台胜迹录.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3]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天台县人民政府. 天台山风景名胜总体规划(修编)(2012-2025)[R]. 2012.
- [4] 周维权. 中国名山风景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 [5] 郦卡. 天台山风景名胜文化景观历史变迁研究[D]. 杭州: 浙江农林大学, 2018.
- [6] 黄双璐. 天台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寺庙园林造园意匠研究[D]. 杭州: 浙江农林大学, 2019.
- [7] 郑青青, 金荷仙, 陈楚文. 道在山林, 周弥六合——浙东天台山“洞天福地”的山岳景观流变及文化意象研究[J]. 中国园林, 2020, 36(12): 35-40.
- [8] 朱封鳌. 天台山道教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
- [9] 朱封鳌. 天台山佛教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
- [10] 何善蒙. 天台山和合文化论纲[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10): 85-92.
- [11] 屈啸宇, 郝金广, 孙明辉. 天台山和合文化的“跨域”传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
- [12] 魏斌. “山中”的六朝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

- 联书店, 2019.
- [13] 萧驰. 诗与它的山河: 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 [14] 吉凌. 经验与呈现——以天台山为例的中国山水美感话语研究[D].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5.
- [15] 陆扬. 洞仙与诗神: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天台山[EB/OL]. (2022-9-20)[2024-08-10]. <http://www.ihss.pku.edu.cn/templates/learning/index.aspx?nodeid=121&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23>
- [16] 天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天台县志[M]. 北京: 地方志出版社, 2007.
- [17] 许尚枢. 天台山名胜古迹[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4.
- [18] 天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清康熙天台县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2.
- [19] 葛洪. 抱朴子内篇(卷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0] 支遁. 咏怀诗五首(其三)[M]. 支遁集校注. 成都: 巴蜀出版社, 2014.
- [21] 张贤良. 赤城山招仙赋[M]. 潘瑛, 纂. 天台胜迹录.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22] 李昉, 等. 太平御览(卷四十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3] 郑善夫. 赤城[M]. 潘瑛, 纂. 天台胜迹录.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24] 陶谷. 石桥[M]. 潘瑛, 纂. 天台胜迹录.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25] 释传灯. 天台山方外志要[M]. 浙江: 浙江图书馆藏,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 [26] 天台档案馆. 重订天台山方外志要[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1.
- [27] 张联元. 天台山全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28] 释传灯. 天台山方外志[M]. 明光緒甲午重刊.
- [29] 徐灵府. 天台山记[M]. 潘瑛, 纂. 天台胜迹录.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30] 许尚枢. 徐永恩. 天台山游记选注[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4.
- [31] 陈甲林, 编. 天台山游览志[M]. 北京: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民国26年(1937).
- [32] 朱封鳌, 曹志天. 洞天胜境天台山[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1.